



小河丁丁《丹青街》：

讲述过去的故事 回答当下的问题

□孙建江

小河丁丁是当下具有代表性的中青年儿童文学作家。他的创作时间历经了20年的时间，出版了30余种作品，其中多为长篇，较为多产。他的创作个性鲜明、风格独特，值得剖析和探究。

在“通俗”内外探索属于自己的写作密码

2004年，在经历了数年的写作尝试和摸索后，小河丁丁出版了自己第一部作品《我未成名君未嫁》。这是一部讲述初恋情感的长篇小说。此后的五六年间，他先后创作了十余部作品，多为儿童文学，涉及探案故事、校园小说、科幻小说、童话故事等。其中，数量较多的是探案故事和校园小说。像“大侦探沈小伞系列”（《小侦探和校园幽灵》《小侦探和蝴蝶杀手》《小侦探和菜鸟警察》《小侦探和国宝大盗》《真真假假老侦探》《吹着口哨去探案》）、“倒霉鬼系列”（《倒霉鬼和他的老师们》《倒霉鬼的闯祸史》）、“校园奇侠传”（《带疯丫头一起疯》《跟野小子一起野》）等，仅从题材和书名看，我们也不难发现，他这个时期的写作走的是通俗文学路线，属类型化写作。这些作品多强调情节、悬念、搞笑等，从数量上看也比较可观。

通俗文学本身无可厚非，我不认为“通俗”就低人一等，也不认为“通俗”就不能写出好作品，反之亦然。这是两回事，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是两种不同的写作类型，各有各的存在价值。关键在于适不适合，在于作家的写作是否有发自内心的倾诉欲望，在于作家的情感是否真正融入作品。小河丁丁这一时期的写作，比较外在、比较游离。一定程度上来说，多是为情节而情节，为悬念而悬念，为搞笑而搞笑。或者说，他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写作密码，作品明显缺乏内在的创作冲动和创作激情。

小河丁丁一直在苦苦寻找，终于，经过不断的思考和探索，他寻找到了适合自己情感的表达方式，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写作路径，即风格迥异、具有鲜明特点的“现实传奇故事”。他不断调适自己审视生活的焦距，把聚焦点从眼前开始往后拉，拉至自己的童年，拉至自己流传着奇奇怪怪故事的湘南故乡，直至抑制不住的激情喷涌而出。他这类作品的发轫之作是短篇小说《醉演》，这以后，他陆续创作了《杀龙》《神义》《鲁班经》《白公山的刺莓》《爱喝糊粮酒的倔老头》《黑脸七》《云台渔鼓》《神偷》《名堂》等短篇小说和《水獭男孩》《喷嚏王》《葱王》等长篇小说。

两个向度：“乡土题材”与“现实传奇”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他的这类作品，强调

的是两个向度：一是“乡土—传统—当下”，一是“日常—传奇—平淡”。前者意在文化层面，后者意在叙述层面。在“乡土—传统—当下”向度，作品的取材几乎清一色来自湘南乡间，又都离不开民间传统手艺人，木匠、酿酒师、杂耍人、渔鼓说唱者、裁缝、酒徒、神偷、拳师、卖武人。这些民间传统手艺人，散落在山野乡间，藏匿于生活底层。这就有了奇特性、新颖性和稀缺性。读者于熟悉的陌生中接近传统、触摸着传统、感悟着传统，其强大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作者的讲述，并非仅仅为着过去，而是意有所指，这个所指就是当下。正如作者在《葱王》中所言：“在这30多年里，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稍稍产生一点怯懦的念头，葱王那断了鼻梁、胡须粗如葱须、脸皮褐黄恰似葱头表皮的面庞，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且翻着唇，半张着嘴，两眼瞪着我，大嘴冲我冷笑，仿佛在说：‘亏你还是大勇派的弟子呢！’一想到葱王，不管什么场面，我总要硬着头皮挤进人群，嚷一句：‘我说个公道话！’”“说个公道话”，是一句普通通俗的口头禅，是一种“大勇”，是一种传统美德，是乡野民间绵延至今不变的信念。讲述过去的故事，回答当下的问题。

在“日常—传奇—平淡”向度，作者笔下的这些故事，多来自于童年时代印记，来自于故乡的所见所闻。这是我家、我们镇、我们家乡时常见到遇到碰到听到的日常故事，是出自现实生活的日常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或身怀绝技，或艺高胆大，或其貌不扬，或飞檐走壁，或愚钝倔强，或隐身遁逸……都多多少少带着江湖传奇印记。只是，这些出自现实生活的传奇故事，到最后又一回归于平淡。《水獭男孩》中，住在河里的水獭男孩特别喜欢跟孩子玩，但水獭男孩时常会把戏水的小孩抓走，拖入深深的水底。但越是这样，孩子们越是着迷，越是心驰神往。特别是当一个渴望心灵倾诉的孤独男孩与这样的水獭男孩“相遇”，几乎可以断定，故事的展开将充满了合理性、不确定性和奇妙性。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相遇”，水獭男孩成为了主人公丁丁想要寻找的对象。作者通过不时出现的诡异事件和不同乡民的口述，不断强化水獭男孩存在的可能性。随着寻找水獭男孩线索的推进，主人公丁丁与生俱来的胆怯开始退却，狭小逼仄的空间开始打开。他完成了生命中的重要蜕变。“我知道，水獭男孩的故事都是真的，爸爸遇到过水獭男孩，小雄遇到过水獭男孩，大表哥遇到过……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知他遇到的其实就是他自己。”“一种重获生命的喜悦弥漫全身。”水獭男孩从一个神秘的传说变成了丁丁心里实实在在的存在。原来，水獭男孩就是如影随形、常驻心里的另一个孤独男孩，就是孤独男孩丁丁自己。这类作品几乎都情感



《丹青街》，小河丁丁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1月

饱满，酣畅淋漓，特色鲜明。然而，让人多少有些意外的是，他没有在自己驾轻就熟、反响良好的写作路径上继续前行。而是另辟蹊径，又开始了新的艺术探索、迎接新的挑战。于是，我们读到了他的长篇新作《丹青街》。

在朴素与平实间讲述传统手工艺故事

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广东江门侨乡一条以绘画、裱画、卖画为生的“丹青街”的故事。按说，处理这样的传统手工艺故事题材，小河丁丁轻车熟路。可事实上，这部作品却几乎不见小河丁丁为人关注、广受美誉的“现实传奇故事”的写法。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作者过去不曾尝试的、全新的平实叙述，是另一种艺术风格和图景。

在丹青街，有身怀绝技的绘画高人，有沿袭相传的绘画文脉，有说不尽的绘画传说。秋雨卿一家，丹青王一家，世代传承绘业。也就是说，在丹青街，有太多的传奇内容、隐藏往事和独门秘籍可以铺陈。比如，丹青街、丹青王、得意轩等来历的演绎；比如，绘画品种“老三样”（“花开富贵”“源远流长”“一帆风顺”）的别样介绍；比如，侨乡画作遗失、漂泊、流转海外奇特经历；比如，作者全新的南国侨乡异地生活感受等。这一切，只需稍加发掘编织，即可生成一个个传奇故事和一桩桩逸闻轶事，作者有的简略交代，有的点到为止，有的按下不表。在这部作



《丹青街》插图

品中，涉及到一个很出“故事”的情节内容。舜华自打记事起，就与外公秋雨卿一起生活，母亲杳无音信。看到墙上挂着的母亲画像，问及外公母亲的事，外公仅说出国了，便不再言语。即使舜华外公过世，作品也未提及母亲。直到舜华和满归双双考入全市最好的梁启超中学，两人获奖，美术朱老师一眼认出舜华的画出自秋雨卿一脉，拜访舜华家谜底才揭开。原来朱老师早年曾在得意轩学画，因而结识舜华的父母。后来舜华爸爸出国，妈妈出国去找爸爸。朱老师告诉舜华，妈妈给她生了一个妹妹，妈妈以后会回来照顾她。朱老师断断续续说完不连贯的“外星语”，如释重负。舜华大抵听明白了，“她想要哭，不知为什么却泪流满面，但她最终还是笑了。”她很想叫朱老师说一说所有的事情，朱老师却像犯了大错一样，又摆手又摇头，“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将来你妈妈回来了，让她自己说吧。”其实，完整的故事朱老师并没有细细道来。但作者只让朱老师说这些，剩下的内容由读者自己补全。

作者围绕母亲故事的讲述，用的是很平实的语调。或许在作者看来，唯有这样才不至于喧宾夺主。母亲故事的讲述，与整个故事讲述的平实基调保持一致。本来，母亲故事谜底揭晓是一个有着特殊阅读效果的情节单元，可作为其中一条主线延展开去。这样的话，不仅可以形成讲述故事的推动力，还可以满足读者的阅读渴望。然而，作者并没有追求精心组织、着力营造的悬念、冲突和陡转的阅读效果，而是想尝试用平实的手法讲述一个身边发生的故事，换言之，他追求的是日常感、贴贴感和真实感。

小河丁丁一直在求新求变求突破。他试图努力走出舒适区，开拓自己新的艺术疆界。他的勇气、追求和实践，值得格外珍视和嘉许。（作者系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长）

■新书快递



《中华国韵·绘童谣》（精装本）景绍宗 绘 海豚传媒 编 海豚出版社 2024年5月出版

该书是统编语文教材封面绘者景绍宗的代表作之一，他为这本童谣合集绘制了80幅如诗画卷，呈现了民间色彩和民间情趣，地道而蕴含新意，构图大胆而富有情趣，角度独特又源自生活，用色绚烂又不乏沉稳。无论是洋溢着清新田野之风的乡野画卷，还是生动的人物写真和浓郁的民俗场景，绚烂的色彩与画龙点睛的童话意味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景绍宗特有的民俗童谣画卷。



《驯河童子》廖小琴 文 阿涩 图 乐趣出品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4年3月出版

传说中力族人的稻寨每逢汛期都会遭遇喜怒无常的怒河吞噬，只有12岁以下的少年才有能力驯服怒河，使村庄免于灾难。这些少年被称作“驯河童子”。该书通过图画，描绘良渚古国治水、狩猎、制陶的生活画面，揭示良渚文明被发现的重要作用，补充小读者所不知道的历史知识，让他们可以体验决中华浩瀚文化历史的魅力，丰富孩子们的内心，增强少年儿童的文化自信。



《我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了》《赤足跳来跳去》童子 著 马小得 绘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年5月出版

这是诗人童子献给孩子和大人的一本童诗集，《我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了》用孩子气的眼睛和心灵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对时间、死亡、遗忘以及战争等话题进行深度思考，追问不同年龄可能拥有的不同的生命之美。《赤足跳来跳去》用轻松、幽默的文字打造了一场人和动物共同参与的狂欢派对，在诗句中，诗人和笔下的动物都成了兴高采烈的孩子，用诗歌的方式和孩子气的表达写着关于生命的哲思。



《大自然的四季歌》【英】海伦·阿普恩斯 瑞著 绘 漆仰平 译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洛克博克 2024年4月出版

这是一本浪漫唯美的自然造物宝典，全书采用“压花”工艺拼贴而成，没有用到一滴染料，将大自然的痕迹如此真实地留存于书页之间。小读者可以穿越其中，感受大自然的瑰丽的四季之美。触摸种子、花瓣和树叶变成跳跃的野兔、俯冲的燕子和舞动的蝴蝶。孩子们能够在书页间窥探春天里热闹池塘、闷热夏日茂密的芦苇丛和寒冬里冬眠动物的巢穴，聆听属于大自然的四季歌。

■评论

胡平华《装满阳光的车子》：

动物视角里的爱与温暖

□马忠

叙事者都是动物，比如《装满阳光的车子》中的“我”是一只奶牛猫，《樱花树下的重逢》中的“我”是一只年老的哈士奇，《急救车》中的“我”是一条条形巨大的金毛等。这些小动物们睁大了纯洁的眼睛，努力想要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它们不太明白，为什么本来广阔的天地，会缩减成几十平方米的空间；它们也不太明白，原本一步也不会离开的主人为什么要“躲”起来，而且一“躲”就是好多天；它们更不知道那些正在轰烈烈发生的大事，它们只知道自己的生活正在改变。比如《星光下的彩虹桥》中的“我”小布，主人外出多日未归，自己被锁在家里饿得已经产生了幻觉，幸好被对面阳台上的孩子发现，他们用无人机为“我”送来“空中快递”——狗粮和香香的烤肠，“我”才能够存活下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令“我”意想不到，不但“我”得救了，更多和“我”一样陷入困境的同伴们都得救了。那是怎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救援场面呢？“我把头往外一伸，我的天哪！一条条绳子牵在两栋楼之间。我知道了，像我这样需要救援的宠物们都被别人发觉了。人们都通过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场宠物大救援之中。楼宇间还有几架无人机在认真工作，它们的精准程度，考验的是背后的操作者。”作品通过一只只智商超群的狗狗或猫咪的视角来打量世界，一双双眼睛既能看到人与动物之间的爱，医护人员“逆行而上”的英勇无畏，看到邻里之间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情义……一个个故事展开双翼，贴地飞翔，书写着艰难时刻的大爱温情，以及最柔弱的那部分生命所展示出来的最坚强的力量。

当然，文学书写都有自己的视角局限，因此所谓的“全景书写”也只是相对而言。只有从多

方角度出发，尽可能以更多元、更全面的角度切入，才能讲好故事。《装满阳光的车子》以拼图的形式全景呈现和细节书写相结合的叙述方式还原人们的日常生活。具体来说，书中每个故事在个体视角的影响下，叙事者能够进一步深入叙事情境，清晰地呈现局部细节，使人物和情节更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以此凸显童话写作的文学性。与此同时，作者借助个体视角的限知特性，从情节、叙事和情感三个层面对作品的文学性进行了构建。例如《一个人的舞蹈》开头依然采用“我”——悠悠自述的方式，从名字讲起，因主人去了医院，“我”的生活彻底改变。这个开场白行文简洁，信息量大，为后面“我”到医院门口等待主人，被一名护士姐姐收留发生的系列故事做了铺垫。但整个过程又并非平铺直叙，中间也有小小悬念和插曲。“我”见护士姐姐每晚练习八段锦，开始以为她要参加什么比赛，后来才知道她是要去教医院里的病人。借此机会，“我”见到了久违的主人。在这篇作品里，除了“我”，还从“护士”“主人”等多个角度展开叙述。极具代表性的还有《急救车》，其中关于急救病人的细节也是通过主人对“我”的讲述来完成的。这种多视角叙事，有利于切换个体视角和使用穿插叙事，从而能够更为全面客观地展现整体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装满阳光的车子》的谋篇布局颇有巧思，16个故事之间看似没有紧密的连贯性，也没有贯穿全书始终的情节，而一只宠物狗猫被救或叙述者生活变化的经历恰恰成了一条暗线，将其巧妙地串联起来，使得原本松散的片段变得更加紧密，整体作品的结构也显得更加完整。随着这条暗线的延伸，叙事的空间也从城市转向乡村。在末篇《旧自行车》中，

“我”——旺财是一只一岁的中华田园犬，要被主人寄养到乡下80多岁的奶奶家，虽然不想寄人篱下，但还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安排。在安静得恍如隔世的村子里，“我”开始十分害怕收狗人华兵，以为他就是传说中专门杀狗卖狗肉的，所以每次听他拖长声调的叫卖声时，“我”就会夹紧尾巴跑进屋子里躲起来。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暗中观察、慢慢接触，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原来，好心厚道的华兵是收购家养的死亡的猫狗兔等动物，做皮毛生意。“我甚至觉得，如果死去，自己的皮毛还能给别人保暖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故事，通过旺财的现身说法刷新了我们对“收狗人”的认知。“我”与收狗人关系的改变，也是动物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写照。而“自行车上的铃铛和我脖子上的铃铛都是那么清脆，像唱歌似的。我想我一定是疯了，怎么跟在一个收狗子的人后头愉快地奔跑？”这样的情节安排和主题思想，正好与该书首篇《装满阳光的车子》形成呼应——无论是那辆让动物获得重生的快递车，还是收狗人带老奶奶去遛的旧自行车，都成为特殊时期传递爱，传递温暖的载体。这就是《装满阳光的车子》这部作品中作者精心安排的串珠式结构。

此外，用人物对话彰显个性形象，用幽默语言表现动物心理，简洁明快的文字温情暖心，也是该作品一个较为突出的特色。从书中《一路飘香》《樱花树下的重逢》《建两座镇妖塔》《月下逛街》《蓝色的面包车》等故事题目即可感受到，作者以儿童的眼光创设童话般的情境，其笔下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饱含对生命的慈悲，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感动和爱。（作者系文学评论家）



《装满阳光的车子》，胡平华著，重庆出版社，2024年4月

当灾难、疾病等突然来袭的特殊时刻，成年人的感受是沉重、严肃的。但作家胡平华却能以童趣化的方式向读者展现艰难时期普通民众的生活故事，以文学化和艺术化的手法生动形象地还原人性之光和人间大爱的力量。

胡平华的童话集《装满阳光的车子》是一部叙事视角独特的作品集，书名明亮、温暖，封面绘图选择黄色铺底，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城市中有很多只花色各异的小猫咪，活泼、可爱而治愈人心。作品集中的16个故事采用第一人称，